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卷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

史部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

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

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

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

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

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

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

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

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

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

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

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

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

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

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

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

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

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

衆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

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雋外甚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雋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若受拜而君拒

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偶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  
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  
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  
偶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  
劫質天子公卿偶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  
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  
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  
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  
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  
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  
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  
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

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

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

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

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

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生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  
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  
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  
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

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

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

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  
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

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  
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

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  
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  
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  
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  
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  
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  
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  
堅討董卓到

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  
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  
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  
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  
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  
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  
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  
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  
至又無壑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  
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  
已固穿塹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為

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  
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

茂因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

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

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

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

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

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

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

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

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  
令堅列䟽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  
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  
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  
孫堅小慙頗能用入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  
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  
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  
未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  
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  
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  
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

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畧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



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  
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  
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  
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  
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表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  
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  
河上還得六璽於閭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  
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  
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  
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  
上還得六玉璽於閭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  
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  
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  
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  
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

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此不解之故彊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丈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

**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物哉

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

下暘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  
遣人要暘暘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  
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曾次凡九江太守昂  
為表術所攻暘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初平  
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  
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  
所射殺典畧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  
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  
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  
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  
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兄  
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子貢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貢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

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

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

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  
日初

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倖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表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勲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

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

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

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

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

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

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卽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

彭城相薛禮下卽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卽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遣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卽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

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

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

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

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

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興請和許之興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興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耳興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興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

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

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

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

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歲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休北幽劉繇決力江潁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縈弓戢戈也今備繇

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  
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  
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  
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  
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  
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  
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  
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  
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  
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  
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  
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  
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

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翼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

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  
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畧云  
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  
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

# 將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  
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

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  
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  
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  
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  
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街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鵠  
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  
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  
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  
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  
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

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  
號乃使人諷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  
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  
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  
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黔歛諸險縣大帥祖卽焦已  
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  
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  
妻子四千山人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  
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  
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  
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  
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  
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  
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  
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  
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



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後術死長史楊宏大

將張勲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要擊悉虜之

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勲好盟勲新得術衆時豫

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勲攻取之勲既行策

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勲衆盡降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

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

術死術從弟屠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勲於皖城勲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勲具說形狀使勲來襲取之勲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勲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勲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貢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勲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貢輔又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大破勲勲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  
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  
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  
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  
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  
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  
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  
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  
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  
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  
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  
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  
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  
討有罪得  
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

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

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

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

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

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  
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  
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  
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  
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  
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  
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  
友人張允沈瞻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  
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  
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  
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  
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  
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鏐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  
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  
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

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

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  
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  
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  
時大旱所在燬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  
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  
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  
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  
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  
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  
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  
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  
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  
搜神記于吉事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  
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

# 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

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畧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



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遣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况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遣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

出也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

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

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

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  
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  
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  
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  
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畧絕羣創基立事

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例  
顯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本

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  
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  
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  
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  
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  
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  
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  
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  
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  
之論不逞杜覲觐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  
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  
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志卷一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

臣龍官

按萬宜作方想當

時傳寫誤方為万因正万為萬魏志賈詡傳注屠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咨字子議○毛本作子儀

拒維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旦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色氣

為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薨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叅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監  
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白  
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  
○毛本作廢主自與

封為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誦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為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始  
字

又注瑤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寵

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二

萬餘級○

臣明楷

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則此虎即表

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為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鄢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為仙人鐔○一本作仙人鎌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  
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

史部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

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

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  
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  
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  
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  
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

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草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鄭氏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

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

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

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

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

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

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

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  
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  
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凡泥而吞之遂屠其城臬術

首徙其部曲  
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  
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  
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吳錄

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  
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  
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  
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即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

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



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

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

討黠歙

黠音伊歙音攝

分歙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安

犂陽休

陽縣

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

以六縣為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

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

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

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

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

畏懼多勸權迎之

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

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

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

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

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

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賤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  
叅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

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

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

巴丘今巴陵

以禦關羽權住陸口

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  
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  
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  
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  
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  
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

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

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

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廢亭

廢音攬陵反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



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  
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  
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  
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  
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  
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  
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  
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

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

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

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鄼筑陽

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

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

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

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

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  
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  
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  
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  
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  
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  
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  
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

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

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

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

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

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沱

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

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

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  
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  
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  
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鉞鉞各一  
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最相我國家

永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

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感百世哉

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

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

王擢中大夫使魏始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  
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

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

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  
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  
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叅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  
不久慙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  
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  
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  
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  
立登為王太子

江表

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  
瑇瑁孔雀翡翠闕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  
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  
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  
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  
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  
江表元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  
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  
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  
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  
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

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吳歷曰權

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難子表明光鎧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剋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歎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初權外託事魏而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  
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  
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  
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  
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  
之所耻

國語曰埋之  
掘之是以無成功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  
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  
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  
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  
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  
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  
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眴伏之恩  
長含鳩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  
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

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  
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  
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  
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  
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如不忍優而赦  
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  
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  
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  
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  
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  
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  
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  
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  
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  
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  
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

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

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

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  
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賤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  
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  
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  
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  
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  
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  
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  
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  
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  
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  
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  
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  
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  
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  
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舍覆



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  
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  
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  
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  
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  
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  
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  
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  
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  
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  
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  
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  
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  
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  
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

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  
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  
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  
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  
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  
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  
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  
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  
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  
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  
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  
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  
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戰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  
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  
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  
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

己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  
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  
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  
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  
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  
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  
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  
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  
權罪周亦見跡遠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

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  
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  
琮徐盛追斬魏將尹廬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

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

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

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  
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

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

四分用乾象厯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  
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

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  
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  
其始豈  
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

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  
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

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

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

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

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

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

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

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

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

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

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

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

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

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昭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此與蕪武何異竟死於魏

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

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

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

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

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  
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  
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卽辭位請罪  
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卽為首相  
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  
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乎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  
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

###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吳書曰以

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  
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卽中令使魏魏文帝因  
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乎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  
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  
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  
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  
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

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  
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  
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  
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  
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  
任大將軍赴台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

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

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  
之帝大驚壽等獲  
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

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  
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  
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  
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  
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  
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  
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謹之言  
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

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  
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  
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  
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  
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  
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謹哉若小  
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  
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

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  
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  
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  
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

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

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  
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  
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  
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

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  
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

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

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

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

三然  
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竝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

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乎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

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

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

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駕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  
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  
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  
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么  
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  
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  
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  
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  
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  
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軟加書

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裴謨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  
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勗力一心同討魏賊救  
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  
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  
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  
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  
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  
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

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

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

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卽而生后稷故國之於卽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

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代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雒呼為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雒音誰

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  
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膺賊虜  
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  
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  
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

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

極不建元惡大慙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  
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  
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  
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  
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  
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勲巨績侔於古人  
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  
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  
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  
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竝啓土宇兼受備物今  
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



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  
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  
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  
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  
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  
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  
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  
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  
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  
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  
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

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拒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

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

臣松之以為權

懷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閭塞實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資權大怒欲為無道

自征淵

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

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吳書

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輦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

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谷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谷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

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璚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

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

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

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  
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  
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  
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  
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  
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  
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  
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



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  
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  
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  
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  
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  
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

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  
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  
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  
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  
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  
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

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

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

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

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

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

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

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

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  
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  
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  
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  
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  
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即吏者宿衛之臣古之  
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

四科不得以  
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衛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

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劭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藩濬陳表竝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遣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

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

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

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

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墾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

遣衛將軍金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  
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  
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

諸葛瑾取柤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

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  
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  
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  
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  
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  
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  
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



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

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  
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  
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  
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  
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

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  
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  
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  
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  
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  
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

棄父甚傷義教  
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

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

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入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事覺皆族之

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

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

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

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

二月權適南宮三

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

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

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

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

三月宮

成夏四月雨電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瑞應

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

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

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吳錄曰六月戊戌寶

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

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

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

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

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

庾闡

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

時令募舉火於西陵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



縣有神自稱王表

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

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

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

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

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孫盛曰盛

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

南郊還寢疾

吳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

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

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

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

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傅子曰孫策為

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

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  
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  
不妄動故戰少  
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  
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疑果於殺戮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馬融注尚書曰

殄絕也絕  
君子之行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

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  
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

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  
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

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  
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旄麾南指○北宋本作旌麾南指  
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

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作  
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宋本作  
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  
臣清植按於

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為漢之王而僭稱尊也於先  
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此書之書法不苟  
注魏啟曰○魏啟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曰字

并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轉是宋本作轉足

議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又注狃挾累世○狃挾宋本作狃狹

又注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為  
上多臣字

有如大江注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篤  
將疑作督將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冊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文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則

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未祀宋本作未祖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多中乳房三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芝



本傳於時芝正入為尚書此作中即將蓋異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為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勸宋本作勅

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疑是脫文

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琮當作綜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稱藩於

權○閔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裡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

又注故國之於邵命便事天○便宋本作使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悔據詩改正

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監本誤文字傳今改正

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

郎與張昭孫卽共定朝儀○

臣浩

按張昭傳注引吳

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

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又注與雲詩詞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

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

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臣明楷

按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  
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叅校作禮為是蓋禮

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  
襄陽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

臣龍

官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

謂此不過為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注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

門未入○宋本作伺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  
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卽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謹案卷一第八頁後四行豈所謂忠臣者乎據毛  
本臣作烈

第十六頁後二行注共出三萬斛米刊本共訛其  
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注祖乃潰爛刊本潰訛潰據監  
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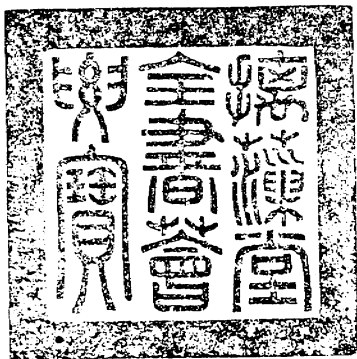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一行未盡歸服刊本服訛復據毛本  
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違本情之至實哉刊本本情訛情本據毛本改

卷二第二頁前六行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刊本脫布字據毛本增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苟在同心刊本同訛用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